

泪别健哥

李 劲

“就要告别了,这令我留恋的又一片绿洲;就要告别了,这生活航道上的又一座码头……!带着创造者真诚的梦想,带着对每一个黎明永恒的渴望,我,就要走了。”殡仪馆悼念大厅的音响里循环播放着《向远方》,这是你2017年夏天刚刚退休时自撰自诵的一篇散文诗,是淮北综合广播电台特意为你打造制作的。抑扬顿挫,声音洪亮;字字珠玑,令人振奋,大有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,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”之气概。文如其人,这就是你的性格和当时的向上心情。大多认识你的人都称你为“健哥”,你为人直爽,性情狂傲,朗声快语,慷慨热情。山东人的形象,在你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: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,为朋友两肋插刀,不卑不亢,甚至有些不屑一顾。

听着《向远方》,望着追思大厅正前方悬挂的你微笑的遗像,我的思绪飞回到30多年前。我们从相识、相知,到成为“老铁”,一路走来,你总是以大哥的身份庇护和支持着我,你是我的贵人和良师益友。健哥,我感觉你没有离开,就在我身边。未完的岁月,我们还要度过;走过来的日子,依稀在脑海中闪现。泪眼婆娑,我仿佛又见到英俊潇洒的你,向我款步走来。

30年前的某个夏日。我作为基层单位的年轻通讯员到淮北日报社送稿,那时通讯不像现在发达,没有微博和微信,也没有QQ邮箱,但凡稿件都是手写,而且要送到编辑部。我一口气爬到报社四楼编辑部,是你接待了我。你声音洪亮,和蔼可亲,你端茶递烟十分热情,搞得文学青年手足无措。你看了我的通讯稿,直言不讳地说:“通讯消息就是新闻稿件,你必须抓住三点,第一是时效性,第二是新闻的敏感角度,第三是政治性。你的稿件,还要锤炼……”每一句话,我都深入人心,是我后来写好通讯报道乃至其他文章的座右铭。别人告诉我,你叫王健,我喊你王编辑,你说喊我“健哥”就行了,这样一喊就是30多年。

而后,由于工作关系,我和健哥来往比较频繁,逐渐成了掏心掏肺的“铁哥们”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我被委派到基层派出所工作,不再撰写新闻稿件了,然而,健哥想我了经常到派出所看我,给我带些好吃的,并给我讲一些国家大事,以及刚刚发生的趣闻轶事。周末,我邀他到家里做客饮酒,然后到附近鱼塘钓鱼,或者饭后搓两圈麻将。还有,那时候,流行飙歌,偶尔我也请健哥喊两嗓子。健哥喝酒豪爽,从来不打洒官司,总是炸雷子——一饮而尽;还有

他唱歌时最兴奋,是麦霸,别人别想夺去话筒,不过他的嗓门特好又高。哥的代表作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《咱当兵的人》总是把歌厅震得地动山摇。每次他都要给我点一首歌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,激励我做一名好警察。我们唱着、笑着、谈着,不觉得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冬夏。我的工作单位经常调动,但我和健哥的来往丝毫没有受影响,反而随着我被调到很远的郊区,他更想我了,这就是缘分吧。他的热情大方和不拘小节的性格,也感染着我身边的朋友,都认可他。

二

为了提高我的写作水平,扩大我的创作视野,健哥特意带我参加了“连云港笔会”和“皇藏峪金秋游”,使我结识了许多文化名人,如林敏、黄岑、杨立新、汪晓佳、马晓林(马尔)等,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书本里没有的知识和正能量。没齿不忘我们在连云港海滩一起拉网扑鱼的镜头;永远定格我们在皇藏峪原始森林里即兴唱诗接龙的情景;耳边时常回想你高亢的歌声……

记得,健哥最风光的时候是《北方周末》选美活动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北方的小城还比较保守,思想前卫的健哥,大胆地率领周末版的姊妹兄弟掀起“选美浪潮”。其中的艰辛和阻力可想而知,但是素有“拼命三郎”之称的健哥,求奶奶拜哥哥,硬是将选美大赛完美收官。空前绝后,令人仰视。当时,他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刷务,我忙东忙西,从预赛、初赛、半决赛到决赛,每场下来我都累得全身酸痛。而作为总指挥的健哥,比我更累,每每看到他过度操劳的身影,我劝他:“健哥,别累着了,注意身体。”他总是笑着说:“小样,你哥是钢铁做成的,没事!”哥,我真的担心你不要命。

选美大赛结束后不久,你也离开了《北方周末》,无数忠实的读者,他们喜欢周末版的气息和味道,更喜欢王健。

三

2000年,我的第一本随笔集《今夜无歌》,是健哥为我策划、组稿、并替我找到淮师大的教授傅瑛老师作序。傅教授对朋友很认真,她仔细批阅了我的散文后,撰写一篇《读李劲散文》交给健哥,后来收录在我的书中,真乃锦上添花。

某天一大早,当我捧着刚刚出版的《今夜无歌》,是健哥为我策划、组稿、并替我找到淮师大的教授傅瑛老师作序。傅教授对朋友很认真,她仔细批阅了我的散文后,撰写一篇《读李劲散文》交给健哥,后来收录在我的书中,真乃锦上添花。